鉅野縣志

十八

DS
793
S42C683
1846
v.12

LIBRARY
SEP 21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dacted]

特調鉅野縣知縣星沙少棠氏黃維翰手訂

藝文志四

○○○○記

待漏院記 舊志　　宋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

耳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
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內
示勤政也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
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
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
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
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
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
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
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

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若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恩所逐之舊恩未報恩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愼與復有無毀無譽旅進

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龍興寺記 新增見山左金石志　宋　王禹偁

佛滅度後後末世一切衆生並陷業障法有輪柅而不搏魔有網結而高張積覆簣之邪峯乃峻極滈浩觴之苦波乃尾閭是諸凡夫煩惱不斷是諸世界虛妄大行地水火風攻之於外貪嗔愛欲寇之於內大則以金玉滿堂垂子孫之計小則以錐刀覺利務衣食之源末俗於是難以眞如以之不競幻身有漏寧知不二之方火宅熾然誰信鹿車

之論則有悟電泡之非久識生死之有緣以慈悲喜捨爲身謀以因果報應爲己任謂財能貫禍我則輕之若浮雲謂福可濟身我則指之爲彼岸者其惟京兆杜公乎公慤愿理躬淳和賦性出言有信重於千乘之盟立事去奢笑彼三家之僭自謂處太平之代飽歌頌之聲兵革不聞伏臘自足上則知其帝力熙熙常陟於春臺下則依彼空門世世期臻於淨土始念劬勞未報風樹纏哀耕山起會子之歌陟岵動詩人之歎堂雖肯構菑五牸以成家養就弗能奉三牲而何益爰思追薦是用修

崇出兹潤屋之財飾彼布金之地龍興寺者東兗
招提之甲也先是三門建於大中年兗海沂密等
州連帥劉公蒈之所立也位歷數朝時踰百祀風
雨所趨簷楹不完寺衆羞之思所整葺而力未支
也公乃革其舊址立以新基易之以金鋪構之以
重閣九徒且亟蕆事靡違丁丁伐褒谷之材陰疎
煙葉落落聲他山之石翠斷雲根役夫憧憧車轍
轔轔繩者墨者陶人圬人繼踵接武其來如雲因
爲揆日之朔特起淩霄之勢乃曰夫有其材而無
其工則材將弃矣有其工而無其首則工乃惰矣

禱其代我魁以董之乃得藏主大德洪照尸其事且戒季子航以左右之由是無晦暝無風雨是剞是劂以琢以堤畚鍤之影齊來雲生東岱追琢之聲互動雷殷南山板築畢興土木交作惟知日入而息豈俟定之方中亦以勞來有常趨督忘倦匠之哲者則若言董陟以誘之役之賤者則嘉醪芳味以悅之工不敢怠人豈知疲星灰始周功績告備莫不拔地若湧掀空欲飛金碧交光爍亭午之日欒櫨互映過崇朝之雲複道排虛龍蟠夭矯之狀直櫺稜攢鵬運扶搖之風啼噪而始謂鼇擎來

從碧海峭拔而終疑蜃吐飛出紅塵其或春雨絲
紛秋雲羅散夏引清飈而凄楚々涵晧雪以溟濛
憑欄放懷望遠送目前對孤桐之岫杳靄凝嵐左
連浮磬之川縈廻静練足以作魯邦之勝槪爲法
門之雄觀者歟事旣畢公乃慶良緣會大衆且以
香花落之故得觀瞻之衆雲趍讃歎之音雷動飛
聲走響自邇及遐緣事有成福德无量亦何必持
長者之盖方表修行捨畫師之金始爲利益者哉
議者曰凡人從緣而生從緣而死衣食者治生之
器具也功果者濟死之津梁也悟之者若發箭在

空恒廣力盡迷之者若無舟泛海但見瀰瀰爲斯蓋
濁惡染其慾情聲香觸其根性遂使捨一毛一飯
或至艱難奉少香少花皆有悋嗇苟非解方便力
有廻嚮心則孰能弃小徑於迷途持直心於覺路
者耶公則不然始乃儉於其身勤於其家孝於父
母信於友朋然後輙能散之財崇无邊之福有以
見其心也不可思議其德也不可啓捐經曰名稱
高遠如須彌者我公有之又曰堅固不壞如□□
□斯門助之公欲紀茲功德思所銘刋猥顧非才
俾揚善績其或叙如來之教法則內典詳矣陳伯

禽之土風則禹貢具矣是敢書歲時而□□□□
語修建而無媿辭秉筆成文尤謝簡栖之作拂石
爲刼永留實積之口時皇宋太平興國七年十二
月廿三日記鐫字白□□□□

薦誠禪院羅漢記　新增　宋蘇軾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鉅野首灌
東平吏民恟懼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
口導積水北入於古廢河又北東入於海吏方持
其議言强力辨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奪
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尙力

焉衆欲爲請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三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郫來見余於宋曰吾郫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郫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趙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眞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於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

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
其可不爲一言

是是亭記舊志　　宋陳師道彭城

劉子佐鉅野築屋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
吾剛不就俗介不容衆而人亦不吾容也故吾勉
焉是其所是而不非其所非又懼與時而忘之也
以吾居耳目屬焉亦盤盂几杖服佩之類也吾其
勉乎客笑曰是是近諂非非近訕不幸而過寧訕
無諂以病劉子晁子聞而作曰是無常是非無常
非使天下舉以爲非而子獨是之何所取正使天

下卑以爲是而子獨非之安得而力諸常與子問
津於無可無之途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之吾
是之所在乂之賦以砭劉子陳子見而嘆曰夫二
子之言其皆有激乎今夫是非參於前子將稱其
所是而默其所非自以爲是矣而曾不思默而不
稱則固已非之矣使世皆愚也有有知之者矣吾
懼子之不免夫是其所非則爲諂非其所是則爲
譏是非不失其正二何有焉客之笑非子之病也
夫道二理與事是也是非兩忘者理也有是與非
者事也事待理而後立理待事而後行今使劉子

志而不有於事猶有闕乎晁子之砭非子之藥也劉子名某子一本云劉子名義仲南康人其大父凝之有所不顧舉世稅之不能回也仕不合而去老於廬山之下陸文忠公爲賦廬山高也其父道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羣居聚語是是非非公無所隱聞者至心掉於失掩耳疾走而不以爲意卒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偉辯刻身苦思旣嗣其世向善讐惡亦不減其二父而能沉潛摧折以成其材故士君子能樂告以善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晉叢之不知白黑

之不分固士所棄而盡言以招禍又昔人之所戒
也然則何施而可乎夫明天下之是非者智也正
天下之是非者任也進則見於是退則見於書子
紹明之二者必有一矣紹聖四年二月五日

晁君成墓志記 舊志 失名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問於其兄弟之言與人
交其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爲可畏喜賓客平生
不絶酒尤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願治生
諧偶入仕遇合蓋未嘗以經意生二十五年乃舉
進士得官從仕二十三年然後得著作佐郎四十

有七以殁君咸處陰匿跡家居未嘗說吏及爲吏
極事事不有便民上書論列甚武爲上虞令以憂
去民挽其舟至數日不得行使者任君咸按事并
使刺其僚君咸不撓於法不欺其僚盡心於所委
不爲之作嗃矢也仕宦類如此故不達少時以謌
宋景文公景文稱美之晩獨好詩時出奇以自見
覩古人得失閱世艱勤及其所得意一用詩爲囊
熙寧乙卯在京師病臥昭得坊呻吟皆詩其子
補之楊前抄得比絡累成四十篇蜀人蘇軾子瞻
論其詩曰清源深静如其爲人濮陽杜純孝錫狀

曰哭君成者無不盡之哀皆知名長者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已有恥其於兄弟交遊有古人難補之又好不朽事其文章有漢間風味於是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殆其興乎故論譔其世出游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其志願而不哀其逢君成字也名某晁氏世載遠矣而中微有諱迪者事某陵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太子少保致仕謚文元生子執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曾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戶部員外郎刑部親文元母弟也夫人楊氏生一男則補

之女嫁某官張元弼進士柴一作葉助賈碩陳琦三

㓜在室補之以元豐甲子十月乙酉葬君成於濟

州任城之呂原其詩曰

不澡雪以姱清不闘墮以徒汙林麓江湖魚鳥與

爲徒通邑大都冠蓋與同衢制行不擅人謂我愚

人爭也人爲我非夫彼棄也吾趨彼汲汲也吾有

餘浮沉兮孔樂壽考兮不怍高明兮悠長忽勢兮

不可作河濁兮濟清任邱兮佳城御風驂雲好游

兮如平生深身中廣其四旁可置守俾無有壞傷

植松柏兮茂好封爾後之人 見山谷集

移濟寧路治記新增　元　李國鳳曆城會元

至正八年正月十有四日上御明仁殿右丞相臣朶兒只左丞相臣太平平章臣教化臣定住臣韓嘉訥右丞臣忽都不花左丞臣思誠參政臣福壽臣思立等言濟寧路當河水衝其爲民害甚久且大臺臣屢言當徙已嘗遣中書省斷事官臣曲寶帖木兒與僉山東道廉訪司事臣姚塤濟寧路總管臣別魯沙議謂宜徙濟寧路於濟寧徙鉅野縣於城北鄆家務濟寧可權罷去錄事司宜併於鉅野驛置宜徙於鄆城學校倉庫軍士鎮守之在路

者宜與治俱徙城市之民貧不能自徙者可量給
中統鈔二千定以相其役臣等敢昧死以聞上曰
可署既下以章佩監卿臣龕賢帖木兒督視之臣
別魯沙以二月十五日率其僚屬與民俱東乃二
日至濟州即州爲治民遂奠居未幾別遷河間鹽
司轉運使上選可治濟寧者三月一日廼以前江
東廉訪副使呂魯爲總管臣魯以四月八日陛辭
五月乘傳就道六月一日眎政凡所設施一體上
心勞來移集撫綏惸羸刮垢剔蠹民頼蘇息豪猾
讋慄善良自遂利害興止朝不遑夕威惠並著流

聲京師越明年正月上嘉其爲政有詔遣使錫金織綺綵繪各一且獎且勸時守若令同受賞者凡十九人天下以爲榮國鳳伏居田間適際盛事竊嘆曰自漢而下此典舉不一再乃今復覩何幸如之旣而逢曾花赤穆理直以幕僚張良佐具移路顚末求文勒石鳳惟河之爲患非一世矣當金季河嘗分流北趨清河南接淮以入海濟嘗被害來邑於茲天朝初興河併於南北流遂涸濟以無事遷治鉅野今甫百年患復如故雖曰天時亦係人事蓋河決不南已二十餘年水監河防唯務堤障

取土築北北亦決甚因循導引以至今日徙邑以避有不待智者而後決蓋盤庚遷都至煩三書強聒而民乃信今陛下憂民之心誠切周至去墊溺就民饒沃民翕然適往如歸以獲嘉靖慎擇牧守復昇濟以賢侯既安其生又樂其業於戲天地之德其有量哉則爾民之所以圖報効於上者宜何如耶呂侯字子唯京兆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諡文穆諱端善之孫文穆實衛國許文正公衡高第弟子其淵源爲有自云

平寇祠記新增　明　路迥

嘉靖丁未懷州妖人楊惠潛來山東曹濮間傳習白蓮教與其徒妖僧會金善呪符水托言能役神驅兵煽惑愚民如商大常田贇輩數百人皆附焉是年三月十三日楊惠等潛謀不軌乃裂裙爲旗結杭爲發倡亂於鉅野禍延於汶上馬村集流及單父之境與謝漢家漢聯爲結社友適遇千戶朱武臣巡捕之兵惠等分兩翼以衝之我軍以兵少失利既而邳州王鎮撫希文聞警踰河與戰死之於是賊勢益張人心愈懼所司飛報至省中丞何公遂傳集三司及郡邑長貳謂救焚拯溺勢不可

緩乃檄各路兵司以兵至檄藩司糧道以糧從檄郡邑長貳以城備即日戒行戊寅至單各道兵糧官屬亦咸至公乃開誠布公宣威耀武嚴禁奸細招納順降諭其屬曰豎子弄兵勢困易擒但困獸思鬬亦當籌戰守之宜隨地早備慮其南踰於河也命憲副饒公思聰憲僉王公曄主之慮其東突於徐也命憲僉孟公淮楊公時秀主之慮其西跳於曹也命憲副張公九叙憲僉李公嵩主之慮其北竄於濟也命少參吳公嘉會憲僉徐公鶴齡主之其供億之需芻糧之算則屬之右轄駱公顒太

參韓公威其功過之紀刑名之鞫則屬之大參應
公櫝規畫既一刑牲警衆將往攻之逆首蕙遂自
持大刀驅督徒黨數與官兵角於時我軍小郤公
復重立賞格嚴申軍法按劍而怒奮欲親擣會竟
守曹公亨督兵亦至於是各路之兵四面交攻旌
旗蔽日炮鼓喧天賊氣屢挫官兵愈奮皆追伏於
林莽之間賊互相尤怨謂驅鬼兵噀法水之說妄
在脅從之衆始悟為彼所惑咸思逃竄是夜三鼓
賊率衆而西官兵尾之至曹南李家村團聚室內
矢石雨下並縱火攻之蕙攜其妻投烈炬中死商

大常等俱爲鋒刃所斃焚死殆近千人生擒男婦
一千二百有奇會金未至漢所誤入北謝氏爲所
執下獄先死謝漢爲萊蕪令陳君甘雨麾下奮勇
擒獲田贇等皆生就拘執凱旋之日公乃策勳飲
至賞賚官軍之用命者有差磔漢等於市梟以示
衆設壇以弔陣亡之士仍厚恤其家縱釋脅從歸
還婦女是時曾地之民脫水火之厄得就衽席無
老幼無大小無不歡聲如雷舉手加額願公登上
壽躋上卿以爲活萬人之報也綴文之士乃相與
歌頌之謂歌頌不足以示遠也又相與祠祀之謂

祠祀不足以垂久也托文章以永思相與詣汶焉
言以紀其事予聞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重成大功
定大難必其才與誠合智與勇兼者能之公自妖
賊倡事之日至督兵勦平之時僅二十九日耳成
功速於剸草擒賊易於摧枯名震兩曹威懾二東
忠足以體國誠足以動物才足以應變勇足以兼
人智足以防奸威足以克愛義足以正法仁足以
安民一舉而衆善悉備若公之文經武緯曠世全
才其能如是乎語稱有大功德於民者祀之能禦
大災患者祀之公之德威舉魯國之民皆欲肖像

以祀單父劉井輩先爲之者本其成功之地也公名藻字巨卿沅溪其號今由中丞轉總漕晉刑侍將來秉銓衡掌絲綸海內民庶蒙其澤者又將天下祀之百世祀之固不止於一方一時已也庸書以俟之

修改鉅野縣城池記舊志　明　李東陽

鉅野在古兗州爲澤藪當河之下流自漢置縣唐爲麟州後周爲濟州元爲濟寧路皆治於此轄諸州邑至以爲封國舊有城周袤十餘里國初復爲縣屬兗州府濟寧州城久就圮民居寡尠半爲圃

田正德庚午以來流賊爲孽今山東按察司僉事
牛君鸞實知縣事極力守禦民賴以無恐代者遂
不能支今知縣余君守觀再代徧覽形勢思得其
要白於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諸君請改圖之因
肇相其半其東南乃舊址加以高厚西北荒僻之
地則畫界而止移土而築計之凡五里有奇四門
各建高樓外爲甕城爲雉墻爲鋪舍啟閉以時巡
警有節壕池亦引而繞城浚舊通新爲懸橋以便
行旅中則學宮廟宇並加修飾闢二街五市以區
四民屋棟鱗次貨物輻輳就而居者無慮二三百

家故舊老長皆以自城郭以來無若是盛經始於壬申終於甲戌惟以冬月農隙舉事不妨本業材物之費不煩於民隨宜取給各適其用而籍記明審不私於人役之善者莫加焉夫設險之義見諸易象掌固之文著於周官城池之制自古有之矣都城百雉小者亦五之一燕之下齊者七十餘城蓋雖子男之國其不城者無幾矣秦銷兵甲城必墮之漢之初令天下縣邑皆爲城鉅野固漢縣也自後廢置無常名實不副承平既久千里之內或爲坵墟蓋天下之患常起於因循事至而應倉卒

無措幸其力定而怠玩隨之苟得一代輒委之以去凡所謂政者皆然而不獨城也比歲潢池之變因城爲宗者歷歷可驗而地勢人力相爲重輕鉅野嘗爲州路所治故其城濶遠舊規尚存修廢舉墜此其時也顧土曠民稀功不易成而守亦難遂者諸田制出入相友則守望相助參入兵法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具況烽燧甫定春鋪方興若徒務觀美而無實效方之弗舉抑又甚焉余侯執簡而御繁事半而功倍此宋人所謂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用力少而得筭多者也然守國以險

而保之在人故孔子寧存信而去兵孟子論城郭必先禮義侯能以佚道使民其不能以民守土乎刑部署員外郎中書舍人宋君滄鉅野人也暨其鄉之父老嘉余侯之善政而樂成功計其當顯陟以去請記其事刻石於城以告後人之有民社者知有所嗣守云余侯衡陽人辛未進士佐其役者縣丞宋鳳主簿任能王裕張佐典史陳德徵凡有事於斯者皆附書於碑之後

邑侯姜公去思堂記舊志　明　田　嶠

邑侯姜公湖廣之巴陵人先巡撫侍郎公子也嘗

侍郎公之廵撫山東也公甫髫年舞象矣以廕補
監冑已舉於鄉又數年而登進士解褐鉅野縣父
老之述事侍郎公者因屈指侍郎惠政又習聞其
以縣令起家也嘗悲其俗不舉女所全活數百人
皆名以其姓曰姜公世科世其家必辦治鉅野矣
鉅野殆厚幸哉已而果然未下車問民疾苦下車
講疾苦所繇俱得款會淪疏而茁蕣之政輿輿沃
沃矣久之以太夫人病投劾求去士民咸泣下旁
午守其壟省極陳鉅野勉倣之狀乞藉得請因以
久任前後九年凡再考最薦疏二十九上治行為

天下第一　天子擢尤異入爲民部知公之不可
留也相與扶携祖道車枳不得進公爲留信宿而
後發民思公無數即其地爲生祠而奉嘗之題曰
去思之堂堂凡數楹繚以周垣且爲廡爲庫而棹
楔焉於是負者趨乘者下攝衣而入者瞻拜有嚴
迺父老之有事於其中者有祝祝曰願公以中丞
之節來如侍郎公之廵撫東省時爲國家作霖雨
又觸石而祈曰願公生丈夫子如公以有今日而
大庇我則佳樹也與哉今又六七年往矣而民之
思公益新如昨日見謂公何以得此於民繫漢之

傳循吏者有之矣曰所在民富所去致思於稽其

行事必曰廉平未有循不爲廉非廉而敦於循者

公姱修其天性口不名錢若持梵戒而褭蹄汚其

指爪又躬先減損奉太夫人外食不兼味若慈側

主父節縮褒餙閔閔焉慮門東者之啼且號也以

故煩一役恩傷民力羨一鏹恩剝民膚一獄滯曰

其破民產一情閼曰其損民心無論飭厲學宮表

彰節孝與夫慎審編勅吏役禁奸宄以至米鹽靡

密無之而非是者是以人人樂業鼓腹而息肩焉

善乎李少保之多公也曰令瘠而民肥矣故當其

時常益貂璫之稅矣而市不易塞宣瓠之決矣而徒不駭試更屈指公主縣時於玆幾年凡二蝗再旱數數水民猶比藏不大困不可謂非公之留也若然則於羑之生聚長養又更僕不易數矣有體蔽芾有二乎哉暫而若免於懷久而睽孤於膝此堂之所由作而思之日以新也語不云乎惠而思私也不惠而思僞也無不惠不思悖也無不惠無不思義也吾民不敢謂義敢僞且悖哉嘻其私也乃所爲公歟思不佞以區區六藝受知最久思倍於常第不敢阿其所好然曩讀古人書矣所稱賢

令長潤男九里而圖畫百城者不可謂代無其人
必求之父子之間奕世象賢則傳之譜民頌其政
胡之鎌主讚其清于公之門天崇其報此父老以
侍郎公之政知公愚以公之清益知侍郎又以侍
郎與公知公之必有令子而終徼惠於吾民也公
諱姓字某號幼掌壬辰進士其文章妙天下而孝
友通神明慈不具論姑掇其所爲去思者而筆之
而歌之歌曰
臺有鳳兮郝有麟姜公樂政廉爲循干旄徃矣思
如新何以祝公公先人

呂公去思碑陰　舊志　田嶠

此邑侯東明呂公去思碑也公諱鵬雲號溟南以
萬歷丙辰進士來治鉅野凡六年政通人和百廢
具興瑞麥嘉禾盈疇被隴百里之內歌太平而頌
盛美非一日矣茲再入覲例當爲天子近臣去士
民日遠士民思之如赤子之於慈母而乍免於懷
也相與勒貞珉於章縫里以志不忘蕭太學賓首
其事以語不肖嶠嶠惟造牒所載循吏龔黃卓魯
雖人人殊哉大較班氏所稱所在民富所去民思
兩言而止耳當公之未至也歲在乙卯東省大祲

鉅野滋甚至食草根木皮寖且易子析骸岌岌矣於時令長束手無策第以勸借爲名藁灼一二富室勢且立盡有不死則徙耳又章縫會宋之郊爲青萊鬻販之委掠買子女者絡繹於道若魚鱻然於是有販稍之名攻刼格鬬勢若戎馬當事者莫能禦也至歷明詔發內帑遣重臣議賑民少蘇而公適至下車而講荒政及致荒之由得其要領櫛梳而苗薅之越歲而小康三年而大治息肩鼓腹以有今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所從來矣又邇者時事孔棘選兵益饟徵牛馬繕甲兵急如星火皆

咄嗟辦如取諸宮中而用之是皆先意修備而徐
議補緝於民雖羽檄狎至而民不知兵嗟昔何以
儉今何以豐昔何以蹶今何以寧昔何以邊徼無
虞而中土若戍馬今何以近郊多壘而境內晏如
此其故可思也蓋難惟無公乃無今日今惟有公
乃有今日所惜公去誰其嗣公而長有今日者乎
此碑之所以立也因綴數言以俟觀風者採焉至
於進輿頌傳循廉駕龔黃而軼卓魯與兩朝實錄
並傳不朽則有蘭臺石室之筆在非口碑所能盡
也明天啓壬戌春三月

濟南道曹公神畧援鉅勒功碑記 舊志

呂封齊

國家承平日久俗闇兵防壬戌白蓮倡邪亢大亂渠魁徐鴻儒竇起鉅野一鼓陷鄆遂肆猖獗囂然輕鉅城而思踞之城危孤縶萬寇環攻岌乎不保邑令趙侯猝禦多方至輙血漂攻爲再御然寨結佀家梁家等標而與范濮諸寨相虎峙鉅如無援勞將必爲睢陽鉅睢陽也欲後之獻馘奏膚尚可冀哉何者鋒無挫也是鉅野一城之援乃山東闔省之關而贊軍門趙公與朝報而援夕至濟南

道曹公也駿烈哉曹公視遐屬切同體決勝算在咄嗟活萬靈以一旅視遐屬切同體至仁也決勝算在咄嗟神畧也活萬靈以一旅奇功也鉅民痛定追痛彼其時非參楊兩都司用公命宵夜至協我趙侯大斬獲侶梁之間孤城於何有鉅乎幸哉竊惟此一役也豈曰徒保我鉅兗西自此以捷武安鍾門自此以捷鄒滕捷奚始始曹公也公先授符也片晷不需旋歌凱也八拜西向駿烈哉曹公在幄為蚤見在朝為精忠在東為再造以公於鉅槩公於皋於藩功可量祉可量哉宜方侯肅接任

首見委而勒之碑公諱爾禎戊戌進士孫長洲閱
閩與屯蓋奕葉當朝柱石云

戒石銘碑記 在大堂西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碑陰

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明而服吾公廉
則吏不敢欺公則民不敢慢公生明廉生威
嘉靖十四年歲次乙 九月吉日知縣孫 堂立

魁樓閣記 舊志 明 呂封齊

魯有野爲十藪之一是名鉅野縣縣治東南隅置

學學宮去存城二百武形家謂民居豐蔀地氣鬱塞數議開拓而憚於紛更輒報罷今邑侯呂公以高第來蒞茲邑慨然捐俸易民舍而疏之南城惟是岱岳環眺滄溟帶繞江山豁然觀矣而又謂學宮左寺院右浮屠主客形相扼也則復於南城築傑閣翬然鰲舉以敵其勢而又謂設閣以為學未可以他神溷也則復於閣中塑魁星像名曰魁星閣少肇文明無何而一人舉於鄉一人第進士邑人士以為侯有補天直地功宜豎之貞珉志不朽余惟鉅野古麟州地於分野為奎胃之衢璣得麒

麟生魁星萃文運肇精有所召而幾或先之矣夫
麟陰之精也而上應乎魁魁陽之精也奠於南而
環於北處離宮經坎之次而後水火交革道成君
子謂是役也國其有變者機乎春秋魯洵弱矣然
尼父以爲一變至道政不謂弱也文道之華也弱
在勢勢窮則易文華在文務華則根絕春秋紀事
之書也而文乃在焉譬猶取其醇而金取其液實
勝焉而已矣過此則銘飾藻繪轉而益薄而其病
乃中乎國脉國家運際休明儒效彬彬我魯之才
少遜吳越弱猶是弱也雖然有吳越之藻繪乃不

以易吾樸何者貴之尚白爲可加也朱綫有餘音太羹有餘味能爲可加之地故足變也變而通之而使晦者光弱者强矣天垂其象地效其靈天之未喪斯文也噫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抑其人也侯諱鵬雲號濵南東明人萬歷丙辰進士

重修元名臣段公先塋碑記 新增 劉之亮

段公諱楫者以元天興間仕爲山東行省參謀始家於嘉祥縣之酒莊社以公廉精幹封中議大夫歸德府知府上騎都尉追贈鉅野伯一子諱証仕

爲栁州路治中封太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追贈鉅野侯子三長諱廷珍仕爲平江路此下當有脫悞江州州判仲諱廷珪仕爲太中大夫鎭江路總管季諱廷瑞仕至徽州萬戶府知事以上三世俱葬酒莊西原麟塚之東墓四方八十畝翁仲羊虎暨元集賢大學士王思廉墓表存焉迨及國朝子姓星散各爲兆域多在章山長直之里今黃門給諫諱然者其嫡派也數世以前僑寓楚之江夏數傳及公以射策成進士登萬歷乙未朱之蕃榜晉秩諫垣職司封駁明目張膽論列侃直錚錚有聲

前歲以御命北上間道出嘉祥趨前壠展謁之搜其族姓之在嘉者合而示敦敘焉仍貽書不佞曰嘉祥余梓里也遠祖仕勝國著宦績者累世掩玉西郊閱歲久矣華表僅存松楸告萎水木縈思首邱重念於我心有戚戚焉明府實惟余長籲龥徼寵靈焉不佞乃爲之新其垣㙒增其坊表核其衛塋之田沒於民間者出而復之如數且爲之禁樵牧示守護焉閱數月而事竣乃復蘄貞珉爲文紀之曰猗歟休哉夫人世庚移滄桑屢易吳札之劍巳灰於夜臺漢儲之魚久湮於潛闔馬鬛牛眠沒

者何算槃自勝國迄於今朝歷禩數百其間龍戰鹿逐雲擾鼎沸兵燹幾經能使一坏之土常新三泉之固不毀者曾幾何哉乃公家遺塚佳城鬱鬱巋然獨隆而三百年後復有都諫公崛起而灑掃焉是惟天眷勛庸神明呵護陰隲長發夫是以後先輝映愈久愈新也公今正色凛朝端直聲震海寓華夷仰望兼均曳履可計日臻者勛猷鴻駿大軼前烈南荊東魯異地同光詎惟一姓一鄉之榮乎小子且叨隙照無涯矣萬歷三十八年季秋

邑侯趙公生祠記舊志　明葛應斗

邑侯趙公天啟壬戌五月三日自邱邑調繁我鉅野蒞未及旬妖寇大作一發陷鄆再討攻鉅突攻者再侯竟咄嗟辦應彈力全城先後保鉅無恙鉅人謂公實生我哉在古捍患則祀禮也公旣以特疏丙召行僉謀生祠祀侯當世祠事不乏而公於鉅爲獨殊誠卿有造志無忘也謀旣定爰搆學宮之西若堂若庭若繚垣巍然幾與宮墻峻若瞻若祈若籲祝悠然將與俎豆長蓋官不知役營自子來凡僅閱月工告竣是役也君子謂侯信以此不朽於鉅矣抑侯何以得此不朽於民哉憶侯當寇

警之初我鉅人狀若蜩螗驚若風鶴相顧且誰何
萬靈喪無日已侯從容慰無畏也曰賊固在吾掌
中廼先爲文告諭賊賊迷不省侯翻然曰惟有禦
之之術矣國憑在險險憑在人城頹不葺衆渙不
萃何險何人何禦之爲躬運磚石倡繕雉堞凡三
日城之頹者完急扱勇義各鼓募召猝至數千甘
若死生之與共人人立奮諸布畫一備載七畧中
一切戰守便宜慮無不到至援剔奸細尤緊以嚴
傑黠偵而究穴塞寇入鄆後一夕風霆驟至鉅人
不自禁其倉皇侯神色自若躍登城戒衆無譁隻

矢不得妄發發必相機城下侯爰二矢連斃二賊
諸繼侯發者雨集賊不能支且前且郤卽二三堅
銳迫斫門侯已輒縋健兒甕城中就所斫斫殺賊
賊奪氣退侯心知必併力復也衆方賈勇議追擊
侯亟令爾毋狃勝狃勝者敗且縱殺賊百寧當吾
民一吾輕置爾乎衆咸爲相感泣賊果信宿悉營
求來數倍獵風霆鉅人又不禁其倉皇侯益神色
自若週乘城察賊形破之計散其迫脅石措其鋒
茅火爐其輜重與積聚既卒然犄角落其魄更神
機伏匿截其歸殺賊至不可量數賊又奪氣退當

是時節仍戒無擊已追擊獻馘者踵相及已賊從是胆喪惟日以遊騎出沒伺我怠輒又見馬蹄無倖返者賊稔知鉅終不可圖侯在終不可犯遂決意奔合鄒滕其奔自鉅境以南也南伏鄉兵起應侯旌旗勢孔張誅殺獲賊人畜大過當賊彌自創颺言必為此耻一洗之後鄒滕潰逸果如言渡河横衝鉅亘三十里鉅人倉皇殆帥初乃侯則僉盆坦亡若徵神色也擐甲冑提三尺揮兵張左右翼迎賊鉅界呼聲一振賊衆披靡幾無噍類芟除俘戮盡以山積所積京觀告成境內今可按也於都

侯造鉅人詛一勞一貫論哉天賜我侯更生不億要以侯心沉潛而毅用縝栗而神無震動無戁竦靜定爲樞合吐無極何膚功不可奏又何謗讟足匹侯膚功哉吾聞諸夫子曰仁者靜蓋侯心誠求民利鈍不入眞仁者也於乎靜鎮所從來矣祠侯今適學宮之側固永思侯亦以見侯取精於聖教者深而茲宜依附之歟侯懿德善洽不殫記記祠所繇厥惟鴻功從重也侯諱延慶山西盂縣人丙辰進士筮仕樂亭再之邱膚再我鉅今以軍功擢北臺湖廣道御史合辰蓋指日云記成謹銘以系

銘曰

天篤趙侯允文允武克壯其猷亐有禦侮式遏寇虐我武維揚一月三捷告成於王肇敏戎功天子葵之適觀厥成天子亐之鳳凰鳴矣亐彼高岡彔違能適以定我王人亦有言無德不報我圖爾居維子之好近聖人居爲龍爲光在此無斁萬福無疆

瑞麟寺記舊志

明知縣方時化

神怪雖子之所不語祥瑞固理之所必然儒者鮮通而多泥一切兆應往往以不經見致疑甚則併

經見者亦別釋之豈不過迂若世所傳獲麟之說不坐是耶吁嗟獲麟絕筆意何決也掩袂泣何悲也諸家語焉而不詳習焉而不察直曰道窮道窮云爾耶子早見此其已久矣奚待麟予麟耶麟耶固自有度世深慈天性深感可慨而不可語可痛而不可言者耶無亦攷麟自來其近是耶異時西狩是在鉅野鉅野魯西偏之藪澤也禹貢所稱大野既豬秦漢尚爲彭越鈎澤蓋水草之區鳥獸萃焉是魯人獵較歲歲之所有事不獨一魯哀公十四年一叔孫氏車士鉏也竊按斯麟也自聖胎具

已應運生實從鉅澤遨闕里既見聖母而旋王子
年之記拾遺也是已記曰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
書於闕里人家書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聖
母見之以繡紱繫麟角斯言也斯瑞也蓋實錄云
故卒之其獲也夫子抱麟解紱而泣泣所從來有
故矣夫非是麟也其生有爲生與聖符其逝有因
逝與聖叙維聖住世七十有三年維麟在澤亦七
十有三年先是歲皆狩而麟不見麟神物不可得
而見也及此叔孫狩而麟獲豈伊獲之麟示有終
也嗟嗟法緣之盡也繡紱之感也筆以此絕禩以

此霑泣所從來有故矣雖然亦其末耳盍循其本苟循其本詎必沾沾獲之爲云昭然斯麟亘聖終始千古大奇實曰瑞麟是耶非耶余是竊怪鉅志麟塚沿襲儒舊置麟始生傳麟旣獲噫嘻軼聞闕典古不少矣而孰有如是麟也與聖跡炳乾坤是塚也與孔林昭宇宙此可不表章更誰表章哉余用慨然從其地一創其制培麟塚故墩爲阜而築臺其後異案其前其西俗建原有佛殿舊矣事本不相蒙然余以列子載孔子有西極化人之語存之不廢更題曰西極殿用列子語且因民也第東

起亭殿儼然主之特以追享聖母正緣聖母有嬖角繡紱之異是題曰聖母殿其中旣主麟塚憑前案屋非宜矣西故有佛殿山門今題曰瑞麟寺右掖門東个北面嚮聖母殿亦作應門與山門相峙特題曰瑞麟寺左掖門稱左右掖尊麟也尊麟尊孔子也猗歟偉哉從此百世而下不徒沿末指之曰獲麟塚竟得原始稱之曰瑞麟寺煌煌鉅澤不已與而則輝而暎乎彰聖作之麃顯物覩之奇闡一事之幽增千古之耀非余也敢自虛夸余以斯舉庶不易耳寺成遂爲之記

聖母殿記

新安方時化

於乎至德不名鴻功不宰莫知其宰功故鴻無得而名德乃至尼山聖母之謂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所繇遂垂宇宙定論爲氣運至周治統道統復萃爲一難矣賴孔子直以朋友代君臣用能以素王歸黃屋是故微言萬古無間成憲百王此豈復生民所有一哉斯言也唯可與道於智者而尤有前哲所遺論著尚少推崇及聖母至哉聖母功德最勝者五緬維厥後聖母亦何神識絕倫而初固闇然恂恂三女中耳頡而韜最勝一無論人情

匹配卒必厭老郎閭媛耆縉賢者有之乃勇對於嚴命一言豈偶獲也超而毅最勝二哲士尚難天人之際而于歸幾何尼山虔禱彼漫然而已哉應直掇之耳誠而神最勝三君恒由由會不聞他尤異乃麒麟創覯詎不壯夫一錯愕哉胡然聖母獨能爾以硯之繫角繡紱甚而定最勝四及夫聖躬毓誕聖瑞特殊奇矣赫矣然載記絕不更及聖母幾微言動厥唯聖母闇然實自飾初穹而元最勝五於乎孔子之生民未有也以萬世師聖母之生民未有也以萬世母天地之大也日月之照也右

今之禰以生也微孔子疇嫡圭微聖母疇自來哉
時化不侫既原本鉅野根據西狩表章瑞麟特建
爲瑞麟寺其東崇祀聖母爲聖母殿禮也一時創
舉實補亘古闕文爰勒斯記也庶幾乎續家語語
無窮蓋不獨以選勝光邑乘云

儒學鼎新大成殿暨兩廡記　茌平　朱之蕃

昔者鄒與魯殊孝異瑞孟子尚自幸近聖人之居
若此其甚孫斯以譚轄在魯境其爲慶幸又當何
如鉅野固魯境也然而亍本著比壤夷攷鉅舊颶
聖化淑聖修或未遑伯仲於伊邇無論遐邈何哉

豈以王道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聖道顧獨不然子言之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不如我之好學也不厭而好已深有望而好方嗜夫好嗜易而深難相遜儻在茲乎雖然患不知好耳忠信人之實也學以成實好以成學怵然於不如之咨躍然於近聖之感此之不好豈夫也哉有其好焉而學不光學焉而聖不覩未之有實善哉乎鉅野令方侯之本嗜學亟興學甚矣其卓異於循良之軌也歲壬戌蓮寇蹂亂我故鄉渠魁實在鉅鉅以妖孽示徵先期兩月大地震其震也頗驚撼大

成殿遂圮兩廡毀錯無完甍廡至爲不蔽風日凡禮釁庠瞻仰之謂何前令曾一備條其狀上聞之顧被寇攻焚後剏圻懸磬公私有徒蒿目耳且也以捍邑之城焉而圮以罷城之譙焉而圮以待哺之儲急儲之廒焉而圮皆既閱歲胥有待毋亦所謂有救恐不贍無暇治禮義是耶非耶方侯一入鉅乃頓異是旣不踰浹日完廒越百日完譙載百日完城復俛仰殫誠捐設計緡浮二百有奇多方善任煥然金碧焜煌恍改觀大成殿輪奐兩廡一切費不煩請而民不知役流輝哉聖域鼓暨哉聖

眞撰所繇來繇好學來也侯于年伯初菴先生之
冢嗣易學千秋竟以右文縣甯濟美哉方侯一生
篤志五世儒宗方侯眞不愧達近眞足風矣使凡
負忠信從所好皆如是行其學皆如是聖道其直
中天乎固知地眚人妖未未戢之將必繇此矣此
可搏撓埏垓無問鉅矣于忝附方侯賢書稔知夙
抱今觀方侯筵朝朝發調鉅鉅治試閭所爲兩邑
政錄阜政歷歷可書豈不允無負所學光儕偶哉
乃萃美中于獨允欽其道情盎溢時艱劇而大典
新是希有之績匪夷之思也欣然樂爲之記侯諱

時化新安歙縣人予甲午同舉尊人諱揚辛未會
魁官至杭州府知府先仕陝州後歷嘉興杭州所
至皆祀名宦

重修鉅城記舊志　　明　葛應斗

國家建設郡邑爰有城捍邑也麗於城有譙有堡
便守望也是城也邑人實式憑之吾鉅野有城遠
矣自漢唐來基址頗大第治亂代相尋民之去住
亦無常馴至金元干戈騷屑生齒日耗至我朝正
德間民猶是不加多流賊倏變城遂曠而弗守余
公守觀來尹茲邑曰嗟乎侈空城而招實禍曷若

以城硯人之足以守耶隨申請上官縮西北二面
就東南約周五里許四隈上設譙四每面各設堡
二易土堞以磚共二千有奇邑縱蕞爾哉一時鼎
新象巉然峙耀然輝外數里視之儼一巨鎮焉以
故百年來官民相安無事第風雨鳥鼠何歲蔑侵
譙堡蕩焉不存者幾四十年天啟壬戌復地大震
牙堞口垣墻翻覆過半隨起妖賊亞涎兩番攻刼
幸徼緣太原趙公履任三日權宜修補竟以禦賊
未幾公以西臺擢欲大創而時未遑古歙方公以
武陽侯優移我鉅野甫任即登城四顧曰嗟乎鉅

野夙稱巖邑奈何哉儆頡一至此也微趙公之靈誰能保而有之後倘復有壬戌之不測誰能追趙公而躡之曲突徙薪圖之此其時也爰進邑父老子弟而詢之若譙若堡興何時廢何時今宜云何以創為修父老子弟咸舉手加額曰君侯百務未遑輒念及此真社稷之衞也侯乃因石於山市木於林役不動里甲費不煩公帑多方設措鼓舞子來譙堡垛墻繕治一如余公始創時狀時有他邑無良羣謀伺我城邑者見侯修守無隙且剏艾一二渠魁禍因潛消公之功始與趙侯岐隱顯不岐

鉅細矣余於是有感焉世以傳舍視官萍梗視民久矣苟免飭吾簠簋計滿且拱手遷去即有捍民利益當舉今人委之後人後人復委後人因循獘壞天下事尚忍言哉孰有如公德怨利害弗恤一以直心擔當民事惠政難以殫述即如修學以興文修倉以備饑而城其首事尤為重大焉蓋公邃易學易垂守險公以經術飭吏治此其一斑云故記之

元帝廟記舊志　明 薛來朝

世傳元帝聖神威武能役使百靈驅除鬼物陰捍

一切民害以襄人道之不及理或固然而神機幽渺出有入無人亦卒不可測人之崇而祀之者愈謹竊意神道遠人道邇未能事人焉能事帝且帝之抑邪世人素知使子而邪焉不孝臣而邪焉不忠弟而邪焉不恭夫婦朋友邪焉而不義不信是謂一念邪妖風也厲鬼也帝所亟譴也即有苾芬神必吐之使子不邪焉而孝臣不邪焉而忠弟不邪焉而恭夫婦朋友不邪焉而義與信是謂一念不邪景星也慶雲也帝所快覩也即無苾芬神必歆之蓋黍稷非馨明德爲馨德之不明徒曰福可

禱而得禍可祈而免帝亦必一一響應若然則帝且先淫於邪又烏禁天下之邪又烏在其爲帝況語福而及於邪媚之人無以處夫不邪而履元吉者也世人但知帝抑邪物或不知正抑邪人故因明脩明揭帝之威靈不可以邪干人之有邪思不可以事帝欲事帝者洗心以對越可也誠洗心以對越則帝之肖子郡國之元民帝助人道之不及多矣我衆今新廟貌肖繹所以祀帝之本毋徒褻帝爲

關聖帝廟碑記舊志　明　宋承廕

余讀漢史至建安之際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慨炎精氣散天下土崩羣雄角逐戎車日駕是以宇內瓜裂天光分耀焉當其時懷不軌者逞逞逞兵威據土疆以僭僞號而尋就夷滅者不絕於世是生爲叛臣死爲逆鬼遺臭萬年固其所也獨我公崛起蒲解負氣剛方翊昭烈於艱危轉徙之秋卒能底定荊襄奄有梁益漢家如綫之脉賴以復振奈天心去漢人力難挽竟不能噓炎劉之燼是公之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天雖不與公以興漢而公之忠魂直氣磅礴穹蒼天不能不與公以顯

天下昭後世也自漢以來上下數千年間雖世代
不同而其增謚加封肇稱殷禮古今一道至我朝
靈爽尤異故上而京畿下而州郡靡不建祠崇祀
在正人君子固慕公之德多公之義心悅而誠服
之下逮里巷編氓隨地建祠而崇奉之益虔雖公
道之在人心有不容泯則我公之威靈烜赫自有
千載常存萬古如生者何其偉歟昔子輿氏有言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之間公之謂矣邑之南舊有公祠實擅勝槩而祠
之前鄉民張思榮等又搆數楹頗稱偉觀逮安邑

翼廷王公來撫是邦遂加尊禮春秋血食焉後十餘禩王公宦愈久爵愈崇晉秩藩臬節制濟上又移檄守土者俾飾其祠宇新其廟貌而一時守土者奉命惟謹是以規模宏敞甲寓內焉雖公之肸蠁固不藉此以為美觀而人心之至誠則實假此以昭崇奉也人心奉公願公益著靈應以覺人於善者則福以示勸惡者則禍以示懲為德不卒者則轉福而為禍改行從善者則轉禍而為福允若茲則人不負神神不負人幽明感召神人合德我公之血食將與天地同悠久矣蔭也自少至長荷

公之庇甚渥故因鄉民之請而爲之記

宋中丞祠記 舊志　　明 宋之黃

余祖諱滄號有臺鉅野縣人以弱冠成名進士歷仕臺省廿有餘年甫四十值四川有變即受知世廟承命撫蜀遂秉鉞專征矣其生平忠孝大節不可悉數僅紀其巨者約畧言之至於居鄉也爲本縣興利除害者種種多端至如創建書院廣置學田以開後學以贍士類其扶進人倫者可謂至焉非特此也當吾邑遭流賊之變共嘆失守其弊在城大人少余祖竊鑒其微遂議奏改修約大爲小

若曰城小人衆後世有變可無虞焉至今縣門之內有碑刻存閱百年當我生天啟二紀值白蓮妖變本省援兵未至賊以萬餘計兩攻而兩莫之前此固本邑縣侯之文韜武畧闔邑士民之同力同心而地利之建實我祖於百年之前已預籌之矣吾縣數萬之生命竟得保全余祖之功至今人猶誦說不輟故當時沒則祀於鄉學使者陸公遣官爲文以祭焉至於撫蜀也安內攘外揆文奮武首立書院以陶鑄多士大樹武功而伸威絕域內剿劇寇周天星等三萬餘人爰平東眞外平西番白

草蠻等百十八寨疊茂開路復堡覇底獻地歸俘
績奏天朝特勅褒異匪惟全蜀蒙福而貴陽湖襄
亦被奠安事久論定遂祀四川名宦直旨廷龍李
公勒碑記乃直擬之以文翁之教化武侯之經畧
其推重亦極隆矣至於立朝也如議太禮以成帝
孝定本武以立臣紀議處黃河回千里之狂瀾乎
反疑獄雪萬民之寃誣文德武功備載世廟實錄
論功定封倒廕一錦衣嗚乎奈當時功將錄而大
父蚤沒至今未蒙恤典君子悲焉生平著述有有
臺文集秉忠定議東魯志教宋氏家藏等書百餘

卷不幸板遭回祿余父諱承廕號鑑華慨然悲遺書之無傳求遺稿於灰燼中重刻兼忠定議露布文籌邊圖册等書是邊圖也即當日繪邊軍之苦西夔之殘倣流民圖而進御覽者也繼後我父牟刺崇慶崇慶距成都僅三舍我父一至廟貌重新遺烈再輝誰謂非余祖之功有不可泯天假我父以再表揚之也且後數十年前邑侯給諫姜公重新墳宇嚴禁樵牧有宋中丞功高望重德乎鄉邦勳留社稷爲有司者視死如生之褒又前邑侯大理丞呂公有大老功德奕世不衰准免宅第稅銀

以誌不忘之獎今邑侯井公因免黃等漕河夫役
批云祖宗非有功德於先朝及桑梓者不得援以
爲例嗚乎余祖往矣後之神君歷念其功德庇其
子孫余子孫當何以報祖德焉不肖黃愚城東南
隅舊乃余祖疏圃中有井一泉臺二座其泉也余
封君祖結慕於斯泉卽以泉爲號至今有大學士
楊公之文縣侯胡公碑刻存焉其臺也余都憲祖
仰止於此臺卽以臺爲號至今吾子孫覩臺之在
望猶吾祖之常存繇是觸臺興思遂依臺建廟以
妥祖乃自崇禎十年二月卽經營積土修補繞臺

植樹規模甫定至四月偶遘一惡瘡患雖大而工未輟嘗默自籌慮曰卽患不起亦必囑兒率弱子以終其志幸賴祖宗之靈鬼神之佑無何而瘡愈矣且叢遭意外拂鬱沮撓余志愈堅爲愈力乃竭力捐貲費百餘金至本年七月上浣落成焉而吾祖始有室宇矣至是回想吾祖當日取號有臺者至此而臺始來爲祖有祖始永與臺爲依歸矣厥惟艱哉嗚呼在我後之子孫視臺北東有井泉猶吾祖之淵源視臺四周有池沼猶吾祖之血脉視臺上下四旁有喬木羣卉猶吾祖之肢體髮膚後

日子孫之賢者將此祠臺同産業而俱守不時修補春秋誠祭固不失令名卽不賢者産業縱不可保吾祖爲朝廷之功臣至不得已將此祠臺仍歸之朝廷子孫雖至於貧無所依結數椽茅屋環居於祠臺之側人僉曰此中丞之裔仍不失爲賢子孫如有生不肖之念動棄置之思或易一錢一鈔者卽以不孝論雖然更有慮焉吾家之今日卽後之顯者之後日也吾家子孫縱有不肖爲顯達者當思先世之舊追念吾祖宗之功德垂憐吾子孫之苦處留此一邱之土窪下之池數武之地以爲

吾祖藏主之所遊神之區吾家祖孫將先後感佩於無窮矣此又過爲不必然之慮而哀懼於後人者也嗚呼黃緬想祖德遥懷子孫故不計其語之繁而言之俾後之覽者亦將有鑒於斯心

重修鉅野縣儒學記 新增 明進士于若瀛

邇者郡邑有司誰不飭獄訟亟賦役以博能聲而加意學宮作新士氣什無一也令君姜公來甫下車過廟釋菜與諸士讐經校史已佪回歎曰鉅會上邑於文學其天性而未必人人修行誼且二百年來科第落落若晨星豈山川故自佳而風厲學

宮者或有問歟此有司之咎也時有靈壁學博柴
君精形家術應總河劉大司空之聘來濟公延之
俾周覽廟廡堂齋以及門屏稍有增益櫺星門外
斷池滙水巽方起奎樓作文筆餘仍舊貫公如議
傾囊中所佇俸若干金創者鳩工庀材仍者塗丹
堊黝復於門外池內建一坊煥然改觀諸士歌且
舞之已而詣不佞敝廬而請曰吾邑自丙辰後甲
無人也甲午後鄉無人也今邑侯捐槖中之俸廣
飭學宮甫落成邑人呂君褎然登上第賢侯作士
之效確有明徵可無一言以紀其事不佞曰姜公

不以世之博能聲者自亟而獨殷然修飭黌舍加
惠後學可謂不同於俗吏者之爲之矣直一登第
遂足慰其望歟人人修行誼以自修其學是公之
意也尼父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又曰修身以道
兹固大聖人所亹亹願與士共修者諸士曰誦聖
謨能揚襃舉袂修德修身庶無負公修學意直區
區取山川之氣以博科第則失之遠矣古人有寶
含光者飾以函一日含光飛去徒寶其函學宮函
也不有眞修修函之謂何公宰鉛八年善政未易
更僕數而此所首加意者文翁化蜀在興學宮韓

延壽首皮弁俎豆頫上之人覲祀之今公之大有
造於鉅者詎不與兩公勒哉余故申修德修身之
說於諸士諸士果人人修行詎不獨自修其學是
即所以厚報姜公矣姜公諱性字原渾萬歷壬辰
進士今升戸部主事湖廣之巴陵人萬歷三十三
年歲次乙巳仲秋立

豐樂亭記以後金山新增　國朝　邑宰　邱克承

鉅野縣城南五十里有金山秦王避暑洞在焉山
上多廟宇而碧霞元君一祠層巖疊嶂間位置肅
然俯視一切其中更爲靈爽有禱必應遠邇士女

各齋瓣香祈默佑者四時不絕惟至暮春望日爲
元君誕辰無論本鄉他省皆齋肅竭誠不憚千百
里之遥驅車策馬接踵而至其山下設帳列肆聚
四方之貨財互相交易聲聞遠近惟時風光佳麗
桃李成蹊士人攜手而遨遊婦女比肩而憩息盈
山徧野一望無際若此者凡三日甚盛觀也且於
是日每集衆園子弟演劇慶祝此方耆老請爲捐
貲鳩工築歌臺於祠下既落成乞余顏額余名之
曰豐樂臺蓋取時和年豐神人共樂之意也夫山
水之神非有關於出雲興雨裨益政教者不在祀

典今余觀金山居縣城之巽方城之四面平蕪惟
此方雄峙一邑鍾英毓秀大野人文之盛皆係乎
此又豈徒有裨於政教已哉余將於公餘邀同紳
士講射讀法於此山之下俾耆老扶杖而觀少者
環蹈而集咸喜色相告曰五穀皆已豐登四民皆
已和樂則觀斯臺也余竊有厚幸焉是爲記康熙
三十四年立

鉅野章公捐設義學記新增　翰林　李斯義

問觀古名臣行事要本立誠非一切因循矯飾之
爲之可託以故勳策炳史册功德著天壤求諸今

日蓋不數數覯也癸巳章邑侯以庚辰秋九月莅
任時 大中丞王公撫吾東四載激揚多方著有
內省錄備載居官行政之要所部六郡咸秉尺度
侯復書揭座右身體力行不啻炯鑑治鉅未期年
拊摩爬梳利無不興害無不去邑人無遠近奉生
位鐫政蹟禱香瓣禱無虛日先是鉅無義學之
設講策者率館釋氏之廬公下車首議更新學廟
得齋舍舊址於墻垣西偏趣庀五材越明年上冬
委司邏魏君董其事建堂四楹其制唐咨乘東五
筒修客大偈六筒直南爲門門崇一雉匾曰義學

由門及堂度九尺之筵可十筵而贏落成卜日具
修脯延師授生徒其中是役也費給百餘緡皆由
公躬自節省官屬師儒以及於民一無與焉於時
上官交獎中丞公手題文正遺風四字檄懸堂額
邑人仰觀踴忭競請勒字貞石介幣徵言用垂永
遠余聞而驩然者久之善哉中丞公之宰屬公之
敷政何均出於誠有若是哉今
聖天子重道崇儒直省諸大府罔弗興學造士雲蒸霞蔚
上下得人稱盛良以義學牖廸後進扶掖單寒養
聖功於斯育國楨於斯介藻文明翊贊景運重無恃

於此者矧鉅邑鄒魯名區才諝輩出顧以學校所
最重而具文視之烏在其為治哉且史載文正生
平無一不徵其誠如所云所學本忠孝內剛外和
天下為己任又曰勵名節作士氣凡有所為必盡
其力舉是道也非特義學一事為然而邠慶畫像
立生祠尤與公同故中丞公信公之深亟取相況
也然余又考文正嘗為秘閣校理晏殊實薦之已
而懼其過直而歐陽文忠公獨排衆議疏為天下
皆知可用之賢汲引善類亦惟誠能爾也嗚呼率
屬如中丞公吾知他日入政府薦賢抗疏必不讓

美歐陽視此矣敷政如公吾知他日出入將相所
向有功必大類文正以無負中丞公之嘉與視此
矣是豈不足以風歟余因特記之以告天下之學
古名臣者壹是皆以立誠爲本

鼎新學宮大成殿記　舊志　李斯義　廷用

事有必不容緩而復萬難輕舉者每待其人任之
乃從容以觀厥成則其人所挾持非大有餘未敢
謂其能然也余於鉅爰揖章侯之修學宮殊感於
是鉅邑學宮正寢建自有明洪熙之初蓋二百八
十餘年於兹朽敝相承補苴支吾比無寧歲勢不

得不急圖更新顧工費不貲屢無成議幾等道旁之築此非事之不容緩而卽難於輕舉者哉侯下車朝於廟瞻望欷歔尋集師儒出橐中裝授掌計慨然曰疑事無功所由來矣分曹董役必自今始於時邑人士忻相勸募會學使者徐公校兗士聞而喜亟欲之已而於陶於梓五材並飭侯度不敷者尚若干金爲治具召官屬及紳士百數語以故復出俸錢倡之事遂大集是役也爲費金千二百有奇其制臺陛崇逾五尺週設重檐柱以青石二十有四高廣加舊制什三由辛巳上秋經始訖壬

午季夏之閏落成侯殆未嘗頃刻能忘省賬云夫
以數十年咨嗟謀畫日剝負不支是懼幸爾有成
足矣而恢潤壯麗式滋增廓自昌平而西無是偉
觀人謂非侯當復不敢望此信矣不特是也先是
邑無義學之設生徒館諸佛宇侯捐百餘緡創齋舍
於學宮𤢖垣西偏先數月竣事大中丞王公檄下
獎藉手題堂額以文正公希文方之余嘗郵寄數
言紀其事媿錄邑人文明東曾侯興學造士又其
天性自然故於時紲舉嬴之會兼有所及眞不啻
文正隨在講學可弟謂遺哉余又聞兗所部士瘠

而民囂莫鉅爲甚正賦逋累訴牒倥傯能不爲是兩端棘手往往起家爲朝廷貴重之臣侯明斷仁恕務先撫字恥事深索且口不名錢庭絕私謁不期年民大順賴塗有碑巷有祠父老競謂自能記憶來惠我無如侯者若然將向所稱兩端既不足棘手而更益以文雅根本之圖用示有餘其宜爲當世所須又何如耶泮宮之立必推本於敬明敬慎者蓋言德之有餘也由是及於多士及於徒御并作其忠勇爲國之氣此非僅祝頌之辭亦知其有餘有以致之矣余因侯加意於學信其且日荷天下

之重恢恢然猶是也其卽中丞公方以支正之指
也夫侯諱宏字大維直隸宛平人康熙歲次壬午
孟秋穀旦

續成文廟兩廡戟門及諸祠碑記舊志

巡撫 汪灝

嘗聞有其始者必有其終故有其始之難也而不
知有其終之爲尤難蓋人之負才器者當其未試
輒思表見於世故無論事之大者費之鉅者莫不
勇於一往而追夫才已試可事已有名則又不覺
其頹然以自廢夫是以世之喜功者多而成功者

鮮隤事之人多出於首事之人也乃吾友鉅邑父母章公則不然公自庚長秋月始涖茲土即議創修文廟當其建大成殿也則不遽及於兩廡戟門名宦諸祠也專斯力力斯速也其旣成大成殿也則又不敢緩事於兩廡戟門名宦諸祠也合斯全全斯成也葢始焉創始旣不輕厥事以妥先聖之靈終焉善後又不怠厥事以貽學宮之陋將之以翼翼之心以開煌煌之業運之以亹亹之才以續綿綿之功是以際災祲之時處凋殘之邑舉二千餘金之事以成合郡數十邑之偉觀不四三年而

前後告成也嗚乎是亦難矣且予與吾友契濶久常遣一介至鉅歸爲予言邑之琴堂悉破堂內可見天日而邑之文廟巋然獨新甲於汶濟每爲嗟嘆迄今又及於兩廡戟門矣又及於名宦鄉賢矣而又聞宮墻萬仞一舉百舉其卑矣之堂則又頹予其未經改作也嗟乎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乃至此乎夫世之令一邑守一郡者其貪鄙敗檢之流毋論即或稍自振㧞爲地方舉行廢墜亦不過下車伊始粉飾一時耳若夫身居陋室而惟先聖先賢之事是誠有當世豈易有其人焉噫開其先善

其後不以易忽不以難怠治邑如治家數年如一日如予友之經理鉅邑之文廟誠可爲良有司者法則矣予故因鉅邑紳士之請而樂爲道之特詳記其始終以示後之宰斯土者云兩廡其計十四楹比舊寬加六尺高加八尺戟門與殿廡相稱名宦祠在學之東計三楹鄉賢祠在學之西計三楹約其北舊寬加八尺高加十二尺繚垣係創築共延袤一百一十丈厚四尺高十五尺繼與於甲申辰月落成於乙酉午月其與事者例書碑陰其與事而特著勤勞與縣父母同心力任贊襄終始如

太學生姚鳴珂者自當特書邑庠生傳自强者亦應附記爲後來者勸也公諱宏字大維號萊堂直隷之宛平人康熙歲次丙戌八月丁酉上浣

鉅野縣新修聖廟記　舊志　督學徐烱

大清受命五十有八年醲恩布濩德教四流今皇帝崇文好古尊服　先聖之道天地以來所未有翠華東廵登　闕里廟堂躬行釋奠之禮製碑題殿推褒恐不及於仁義禮樂之塗亹亹如趨嗜欲焉以故聲教所被北京之南走河之北雕題文身梯航懸渡之鄉莫不喁喁跂跂趨慕於學蓋文治之盛

極矣烱奉　命視學山東詢察諸邑學宮興廢狀皆所在飭整不歎城闕而鉅野之邑於春秋爲魯之西部車子鉏商獲麟之遺跡在焉顧　聖廟摧頹鼎新是亟而官師以工費不繼相視咨嗟烱聞之急飲俸金二百緡俾購良材堅甓丹青髹堊之屬勉日僝功命工於四十年七月洎四十一年七月而竣事門廡肅然閟宮有侐於是邑之博士率其弟子謁而言曰邑之　聖廟有成夫子之功也請刻石以誌之惟命之辭焉於是進而告之曰爾亦知學校所繫之重大乎哉夫人心風俗天地之

元氣也仁義禮樂元氣之參耆也人之心失而其身卽隨之家之教替而其家卽隨之邦之俗壞而其邦卽隨之推而至於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不頹皆是物之所爲撑拄也子游之言澹臺滅明也曰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肯至宰室豈非後世之所笑爲疎拙無用者哉而聖門獨取焉此道德之傳火宇宙之種民也則皆敦尚仁義禮樂之所致焉耳故國僑侶遵於鄉校孟子恐懼於無學凡以此也昔秦人之王也恃其疆力併一諸侯遂謂刑名法術足以給時事蔑聖賢如仇讐摽詩書

為皐呂難燼簡素粗殺學人一切趨於苟且便僈之治以大道之迂緩而無當也其人心風俗已埽地盡矣故一蹶而覆其忽諸也如煬燭其席國也如過館劉氏起而迅除之於兵戈交錯之中享祠先聖徵延儒生故其祚歷久長危有與扶廢有與興此則其休徵咎驗較然明白者也方今

聖天子嘉意道術期以仁義禮樂進斯世於唐虞三代之際遐陬極壤亦莫不知

上意指相勉於學問況爾鉅野生至聖之郊邑有繫紱吐書之瑞猶就日者處乎暘谷溯河者觀於崑崙

其於聖人之道著明親至尤倍蓰他郡者哉夫孔子非魯人之所得私也而孟子獨以得近其居爲幸太史遷亦稱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低徊不忍去豈不以其地親俗古熏濡激觸有鼓舞而不能自已者乎爾博士其率諸弟子油油於學相摩以仁義相酬以禮樂幾古人之行甘爲迂重無爲苟且甘爲舒緩無爲便儇非謂勤於文藝以券取科名也將以養其心而善其俗昌於而身厚於而家根柢於而邦其培天地之元氣以長我 王國永永無疆之歷服而上副

聖天子嚴師隆道之至意庶於使者之心有合焉若徒
以其廟貌而已則可以無記於是鉅野之師生逡
巡而拜曰敬聞命矣卽以此教勸之麗牲之碑更
請爲之銘將朝夕諷之以當書紳焉因系以辭曰
於穆孔子人倫之矩木鐸金聲振聾發瞽如日在
天豈惟東魯魯邦之人曰我尼父誦其遺書詠猶
抔儛大野之旁麟遊之所密邇杏壇胥齒車輔惟
邑之廟爰我　師主朽穿弗爲浸淫風雨使者閔
之淡青慓股爰諏良長爰設磬鼓登登其杵坎坎
其斧有嚴者殿有翼者廡舉舉生徒設菜陳俎

闕里車服髣髴如覩於焉息游撫編思古以紘以
誦斯寒斯暑化懿風淳篤我清祜於廟之治庶哉
有補康熙歲次壬午孟秋上浣之吉

重建鉅野縣義學記 舊志 邑令 章 宏 宛平

今
上御極四十年為大中丞王公撫山左之四載也其時
熙皞日久天下太平 中丞公專務寬仁修義治
檄下所屬郡邑同為春溫毋為秋肅頒行內省錄
一書條教數十則皆關立心行政之要設立義學
以造孤寒其一也邑有義學舊在 夫子廟西年

遠圯廢僅存遺址　宏以庚辰秋九月來治邑事求生徒所館則於梵舍深慮非久計因謂邑丞李君若泓廣文邵君寄國范君承錫曰古不云乎處士就閒燕欲其不見異物而遷也凡人之愛子皆知其然獨至於民而不以子視者衆矣縣令闔邑之父母也有子能讀書而就學無所父母之心其能已乎諸君皆是　宏言知　宏囊無餘俸且費繁恐勿克卒就并自嗟其貧乏莫能贊助其意有足多者於是　宏志益堅節縮衣食日積月累捐貲以成其事越明年由春至冬工始竣規模宏敞頗愜　宏心適

選弟子於其內設席以款館師諸薦紳衿父老謬
謂此乃數十年來不經見之事也感歎有泣下者
宏遂告以父母之義分所應爾兼可不負 中丞
公諄諄文告毓才爲國之至意諸弟子其勉之哉
是舉也鳩工庀材勞力經營一出攝捕巡檢司魏
君魏君名廷謨武進人才且賢惜居下位其功不
可泯滅爰並誌之時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十二
月吉旦

金山碧霞宮記舊志　　邑令　章　宏

鉅南偏山鎮曰金鄉其上祠岱嶽碧霞之神葢始

自明季云每暮春之望遠近鶩集猶禮岱然越三日乃罷岱隱賑歲輸　京師大萬祠三日所入亦動踰百餘緡則官是土者率得私用以爲常余庚辰秋來治邑事知其故與耆民四五輩約自今始錙銖惟若是掌官吏不得問焉明年辛巳屆其時會有事于夫子廟爲割其六以旣厥工餘籍而貯之向七稔於茲矣宮諸有修舉可次第紀焉宮居山椒石路自西而東設天門三亦倣岱制也其六一當山足循陂陀里餘有神之寢僧子勸鐘鼓諷誦其中齋舍客館足待遊歷寢之左士人新搆二亭

南亭有碑紀民部何公諱紳等賚帑賑災事北亭則余以香貲故亦鐫石示承承而子勤復引巖泉爲池塍側清瑩可愛更東則二天門是爲山腰樹木蓊翳恢閎壯係故祀瞻禮有嚴又數武泉涓涓暵甚不涸倚泉有亭可憩亦經新之至是仰瞻宮宇磴道陡絕如置身井底幾難攀躋因紆廻南折里許石欄若蜿蜒遂近山脊崇臺南向爲三天門門直北抵宮闕約二百弓左峭壁右障石垣作睥睨如女墻則曩之陡絕處也中三楹翼以兩廡是則碧霞宮然實在山之右腋絕頂猶有傑閣遊跡每

罕至焉廻視第一天門可五里於此其中或創或修祠是當未有已茲則修什五創亦什五也余聞於公餘偕山僧野老步巉巖休林麓承晴旭披爽氣紺殿烟凝丹峯霞起竊喜茲山之勝志稱秦洞今移於斯矣衆則曰鉅天厲弗戒賴公再生此閭樂業生事姑無言四境也請即是一極目焉郵烟原樹之稠匝農歌牧唱之容與不與茲山皆加舊覩乎余愧謝乃具述爲記亦冀後於余者無替此志也康熙丁亥仲秋九日

御書亭記　舊志　　侯士晙　邑人

乙酉之春

上念東省自壬午霖潦爲菑明年癸未躬省疾苦蠲租

留漕發帑金遣重臣賑養又明年甲申遂獲有年

猶恐百姓元氣未復復

詔南巡時親民之官治行顯等在兗爲吾鉅章公而救

饑諸政殫極心力全活尤衆故

迴鑾之日特

頒御書關賜外員之與於扈蹕者而公首及之公於時

齋誦忻踴率邑人士無慮數百千拜瞻於庭既咸

爲公賀且請曰昔之錫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

接言人臣功在民社乘時遇主而被異數然也公
用百里寵賚若是於數不益異耶奉之以告先祠
示子孫俾世世輸忠勿替而三接之遇且在昕夕
榮何如矣然昔人嘗有賜書表奏率以鐫畫稱謝
伏睹
宸翰法高魏晉實歷代帝王所未及是宜揩撫無窮今
金石之役或闕無論鉅人他日一再展請不可得
而傳引盛事又何所藉以見
聖天子勤切民隱凡所以嘉勵良有司者無弗至焉有
如此哉刻後於公者感蕃庶之錫益篤循良之節

不腆鉅邑徼惠於公又豈有涯歟公亟領之邑人
競哀工材恭摹諸石構亭義學前楹覆之其書朱
子句者縮書唐句者箋字凡五十有八實章凡六
亭額義學者以學爲公首創且令後生小子時知
覩法云

康熙歲次乙酉仲夏上浣之吉

重修田家橋記舊志　邑人　李嗣沆

鉅之西有田家橋西通豫晉東達
神京輶貢之要衢也修自明季壞自康熙乙丑建築
無人行人徒涉窕葉之傷有不堪言盡者吾邑

父母章公獨臨清流而浩嘆念厲揭之憂勞目擊心悲慨然捐俸丙戌之年仲秋之月鳩工庀材九旬而就庀計大橋一座十三缸小橋二座磚橋一座路東西各長七里高一丈寬三丈悉遵舊制有加無損四方跋涉咸頌一人猗歟盛哉我　公之清既同水潔我　公之德復如水長將來我　公之芳有不共茲水而俱永也哉落成之期因相與刻石以記其助貲人士則書於碑陰焉康熙丙戌午月望日

重建明倫堂記　新增

邑宰　廖開春

夫事有一舉而人心以正風俗以厚學術以醇至大而重者其惟明倫堂乎鉅學之明倫堂頹圮日久多士咸以為分所當修也爰鳩工庀材經營數月并奎樓而亦葺焉可謂知所務矣落成之日邑人士相與登其堂交賀而告予曰今日者某等可無歉於分矣予揖諸子進而言曰二三子以斯堂之久圮而不修也共聚貲鳩力而成之此人心風俗之所賴以丕變者也豈惟無歉於分乎而予以為飾於外者更當修於內有其名者必當思其實今堂而既成矣非不美哉輪美哉奐也然二三子

果能人紀肇修入無慚於爾室出不愧於大廷乎
不然者當盡之分正自有在也昔我夫子之設教
杏壇也迄今追思其地而不忘是地以夫子之教
而重者斯堂不可概乎且二三子俱肆力於經史
矣易所以闡陰陽而首乾坤詩所以理情性而冠
二南書所以道政事而先親睦春秋所以別善惡
而重尊王禮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用各不同其
要皆歸於明人倫人倫既明則發而為文章謂之
真才出而為經濟謂之實行董仲舒之策天人韓
昌黎之闢佛老與范文正先憂後樂之心何莫非

修之當躬然後見之行事哉二三子誠知其然思建堂之義而事君忠事親孝事兄敬交友信夫婦順是斯堂之輪奐不僅存其名而且副其實其爲事孰大且重焉微特此也士爲四民之首編氓必起而觀感之竊刼者一變而爲道不拾遺矣逋賦者一變而爲急公尙義矣婦姑勃谿者一變而爲家庭修睦矣則二三子之功不在營建工作而在風俗人心不在一家而在一邑不在一時而在千載矣豈惟無歉於分云云哉若夫奎樓與斯堂並峻鳥革翬飛而人文蔚起又特其餘耳於是邑人

士交相勉曰某等雖不敏敬事斯語矣請即以是爲記是舉也始於乙卯年五月成於八月首事舉人徐石峯恩貢生李惟祺廩膳生姚振增生傅淑說呂長齡徐惠宣附生陳雲鑑工襄事者本縣典史郭開極禮書張大訓例得備書太學生李式書丹雍正十三年孟秋立

重修學宮大成殿碑記新增　朱客極

古者興賢育才之地莫重於學校虞有上下庠夏有東西序殷有左右學至周厥制大備自家塾黨庠術序以及國之太學師氏以三德教保民以六

儀教春誦夏絃則有太師之教學禮讀書則有執
禮典書之教繇小成至大成孰不藏修息游於其
中以爲化民成俗之本哉我
皇上崇儒重道德教覃敷直追三代十三年春
玉輅東巡登闕里廟堂躬行釋奠勒碑刻銘尊禮備至東
國儒生奮興鼓舞休哉文治至今日茂以加矣予
自束髮受書閱宋韓琦傳叙述安撫定州時五代
以來學校久廢公葺舍宇課諸生誦讀比之鄒魯
竊所欣慕之乃知鄒魯文學之盛自昔已然於今為
烈歲乙丑予承乏利津利本渤海地去聖教尚遠

戊辰冬量移鉅野是役也夙昔忻慕之心得以稍
遂然予竊有感焉夫一邑之中所以維風化而正
士習者端賴學校况　聖殿崇隆觀瞻所係苟棟
宇不修而日將傾圮將守土之謂何予初下車恭
謁先師見殿廡頹圮顧瞻左右欷歔久之用是
暇稽邑乘學宮正殿建自先明洪武至康熙壬午
復爲鼎新迄歲月遷延經久不治四十八年於兹
矣夫以數十載風雨烏鼠摧殘剝落不亟補葺後
將難支爰爲規畫倡捐俸錢邑紳士亦懽忻樂助
遂鳩工庀材暨一切丹青髹堊之屬分曹任職經

始於乾隆己巳冬十有一月事竣於乾隆庚午春三月殿宇壯麗兩廡煇煌較前大為改觀於是弟子員進而請曰學宮不修歷有年所侯能毅然增修厥功甚偉不可無記予曰噫學校之設願以為學予之修學校也實本此意簿書偶暇即與爾諸生講求之並延聘有道以為義塾師其課藝予輒加評騭間有所得互相印證斯文日以隆起予甚樂焉嘗讀孔子世家贊云適魯觀廟堂車服禮器低徊不能去云史遷非深幸其地胡為愛慕如此鉅堂魯之西近聖人居士君子生其間漸摩道澤故

共觀感甚提譬如泰山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者予願諸生日積月累詣臻純粹以
鳴
國家右文之治其爲功於黌序也不甚與古並歟若
夫學校以樹鴻規固守土事也何功之有教諭王
永興書丹乾隆十五年庚午孟秋立

南軒先生祠堂記 新增　張澍

公張姓諱栻字敬夫號南軒四川綿竹縣人宋進
士累官至右文殿修撰父魏國公浚母蜀國夫人
宇文氏公穎悟夙成受學胡仁仲先生之門胡公

熹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聞道甚早朱文公嘗謂巳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若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其立朝也抑權幸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帝嘗言難得辦事之臣公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帝又言仗義死節之臣難得公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帝皆嘉納焉所著有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忠武侯傳經世紀年諸書行於世卒資政殿學士衞涇奏爲公請謚下太常議博士孔煒考功郎楊汝明議定賜謚曰宣理宗景定二年辛酉從祀孔廟元孫源由綿竹

遷山東濟寧州十七世孫殿卿由濟遷鉅野十九
世孫淑淵建祠蒙曲阜衍聖公奏請
俞旨准以恩生世襲奉祀

創建春秋閣崇聖祠記增　新邑舉人　傅瑛石

鉅南門外漢前將軍祠邑侯逮僚屬祗謁之所也
漢陽朱公治鉅五載既興學教邑人增新夫子廟
有加於舊更於前將軍祠建春秋閣暨崇聖祠落
成率邑人行禮其間邑人傅瑛石稔於衆曰公殆
明春秋之義而知前將軍之深者已春秋重討賊
謹蒸嘗忠孝之意也前將軍在許都每勸先主殺

操其諸孔父仇牧不與賊共生者歟賊操併賊與
操之權其諸春秋書州吁督萬必誅其與國者歟
終歸先主不肯以其身辱於操罵吳盡節不肯以
其身辱於權其光明俊偉萬萬非士會鍾儀諸人
可望顛末比於吾夫子不敢為臣子曾子得正而
斃無愧詞焉其先世因之獲禴祀蒸嘗之報豈非
其閒焉而不可易者乎夫子值東周之衰法紀凌
遲三家有無君之心夫子為政三月而墮三都告
老致仕而請誅陳恒夫子之所以窮於遇也前將
軍譬操而為襄樊之舉譬權而有罵使之憤前將

軍之所以阨於難也窮與阨信非人所能爲而精
氣所結亘古今而彌川岳齷齪之儒掉舌牽喉以
妄議短長吾見其悖已夫子自孔父以抗節死難
前將軍自其遠祖龍逢以直諫死忠殆亦相類矣
吾夫子之長而不能名五父之衢前將軍爲後世
尊崇其先甚至而儒者鮮能指其名諡聖賢之不
幸均有如是者然自天子逮韋布之士莫不有前
將軍之先世在意中而俎豆之與孔氏埒我公之
汲汲於春秋閣崇聖祠之舉也其與興學而更新
夫子之廟豈非胥以教邑人而示之以忠孝大義

耶公素以經學爲士林推重瑛以公事晉謁飫聞緒論雖然公之言瑛聞之公之所爲惓惓於教忠教孝大闡春秋之意者則人人可共見之春秋閣崇聖祠之成也邑人士以記見屬則亦以聞於公者爲記焉公其以爲然否

龍堌蟠龍橋記 新增

邑舉人　劉元修

龍堌舊稱蟠龍集里人以其爲吾邑十八堌之一故省蟠而加堌其堌之西有橋焉當道之衝舊亦名曰蟠龍吾不知蟠龍之義其取於堌之形之似而因及於橋歟抑取於橋之形之似而並以加堌

歟余村世居堌北舊嘗與形家往來觀游以稽其
說堌之陰重岡疊陵氣勢洶涌若波濤此所謂支
龍者也其陽不五里即界大河河兩岸沮陂千頃
秋水時至衆壑並趨波光接天望若江漢而是集
則適枕堌上形家曰此堌正爲龍背龍得水膏潤
萬物集之所以得名也而蟠之爲義獨畧焉未講
余於是廼跡所謂蟠龍橋者而觀之則水齧石穿
險不可車蓋古橋之制之湮没也久矣夫吾邑自
隸曹後龍堌實屬兗曹孔道驛傳絡繹冠蓋雲屯
凡秋雨霖潦經是橋往往多濡軌旋濘之厄父母

斯土者久已殷憂之况鉅野大勢龍脈屬坤從觀音集伏脈至此如見於田而其水又自堌南環西瀉北然後奔注以東倘橋不克鎮則龍之精神不結而關束不嚴將來民氣之殷將人文之興衰皆由於此此固一方有志君子之責也戊子秋福先王君慨然發願鳩集同志諸君子散募里中貲不足則各以橐裝繼之鑿石聚工卜期將事經始今歲二月終三月下盤以錯上濶而牟望如虹履如砥而又於其北石塘鉼綢齒錯鱗排使堌上之水之奔注者有渟束無穿嚙其勢竟若龍之雋空振鬣

而又還自噓沫以恣吞吐也者旣蕆事余與福先登其上左瞻右矚慨然有會曰嘻蟠龍之形具此矣今而後堌因橋而名益昭彼向者集以合蔡稱以龍谷稱固不若登斯橋者覩景思名之足志古於不朽也余感而喜因系以歌歌曰猗歟大野之秀靈兮胚胎坤方蜿蜒東來兮鬱爲龍崗層阜環北兮河亘其陽旋流如帶兮橫駕以梁石筍參錯兮凜劍牙之樹錯兮渡凌波兮復銜尾以回翔昔高車之漸帷兮今景康莊卽徒行之厲揭兮永無褰裳縈利濟其曷有窮兮維諸君子之成勞不忘

旣又知諸君子之將有事文昌閣而欲踵是以幾於成也復綴以歌曰石梁西亘兮寶閣直東龍蟠鬱鬱兮砂水褰褰文光昭回兮星精遥遡翊扶構以流丹兮輝貫斗宮知一方地靈而人傑兮国將攀鱗以起而籍光梓潼歌已酯先日有是哉欣然勒諸石

金山亭記　劉元修

去邑城而南有山曰金山或曰金牛乃大野第一形勝地蒼璧古松隱然負泰岱一小版圖余庚午讀書其下訪魯墓披泰洞迤邐而北陵最高頂睇

望山東亂峯參差寒烟數點其北城頭白雉隱隱梵塔插天如筆折而西下石崖懸仮樹影中曲道廻廊窅然洞天囙思謝傳東山榔州西山風流並稱使兩公把臂游此定當增一公案獨於中碧霞仙觀風雨頹僘寶座塵埋游冶駢闐未免小損致令山靈失色耳邑侯朱公以楚名孝廉蒞鉅三年政成化浹田野黽藻乃合僚吏躡山屐披垂泉憩叢閣上殿參禮暜發勝囙命監工王某等及僧某揀日相材爰鳩爰理階排雁齒瓦搆魚鱗玉筒重輝琳宮再煥乃遂相山腹南偏搆數椽結爲小亭

以時宴樂備游觀其地廣平可丈餘上有峭壁如削左帶閒樓面浮殿閣振衣石几如坐木杪每夕陽參差西看山村點點如畫登斯亭也吾公其有思乎或山雲片片山雨霏霏野陌煙橫綠塍露浥田父牧豎或簑或笠則有若髯翁之喜雨亭若暖日發春金風報秋麥濤縱橫瓜籬錯互笛橫牛背農歌椰陰則有若廬陵之豐樂亭至於聽松聲品鳥語風來虛受之谷雲湧送德之邱與雅人韻士譚經譚藝履舄觥籌斜石欄而點筆落簷花而送酒則又若太原之燕喜亭與滁之醉翁亭況夫山

南榛礫漢司隸遺蹟在焉空山碧樹羣鳥亂飛想中年馴雉彷彿如見然則茲亭也正當與古循良爭席第云葺灌莽飾丹堊點綴山靈賡一身福田意其猶狹小之也歟於是監工王某及其他鄉士父老鼓歌長嘯競謀代石於亭余乃憶向者山居時曰茲殆謝傳東山梛州西山者耶請代石語曰公之庇鉅者如亭於是衆肅衣裾履絡繹躡爭裵回坐臥其下不能去

王尉鄉諡記　新增　趙佐

燕翔王公天性醇篤禮法檢身行事舉足爲後人

法嘉慶癸亥捐館至今邑人士猶思慕之公之戚黨慮其久而湮也欲爲公易名以誌不朽丙申春咸集於公之式好堂議謚焉或曰公端嚴性生雖盛夏不袒跣湏其範者往往以嚴見憚不克侍終日謚法夙夜警戒曰敬以敬謚公其可乎或曰公廣濟博施里中窮乏不給賴公舉火者數十家其貧不能娶艱於婚嫁者公舉有以資助之膏施再世曰惠以惠謚公可乎且又情耽翰墨則公之文也博文能識則公之獻也慈祥過衆中正無頗則公之順與貞也以此謚公公舉足當之無愧余曰

固也然公之德醇矣粹矣此數諡者烏足以重公
公事親孝方五歲即知爲親奉屨杖稍長事親疾
進婢僕不用湯藥皆親調親殁痛哭失聲聞者垂
泣孝孰有愈於公者昔司馬温公事其兄伯康奉
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公事兄愛敬兼至弟孰有
如公者夫百行莫大於孝弟公之事親與兄既克
盡其道若是揆之諡法孝恭之義其斯爲有合諡
典無愆前志者歟以孝恭諡公庶幾有以存公之
眞而諸所謂敬惠文獻貞順之說亦悉於此該之
矣諸親黨皆以爲然爰論諫跡畧其輕而取其重

諡公曰孝恭先生諡定命予叙其事復爲之贊曰
卓哉先生禮教之宗質純德懿惟孝惟恭厥孝伊何曾子養志厥恭伊何姜氏同被作則州黨薰德善良沒祭於社允矣克當

小徐營記 新增

邑舉人卞德猷

從來偉人傑士之足動人景仰也其故里其墓地與其居官之處類皆作文以記刻石以傳即其經過之方憩息之所數世而下慕其德者亦重其遺跡而爲之流傳於不忘此名南甘棠之詩所由作也余家世居鉅邑城南小徐營小徐營者因明太

祖大將軍魏國公諡武寧徐公諱達嘗駐兵於此
而得名也余髫齡時里中父老僉稱余莊以東有
徐達掛甲樹乾隆甲辰余年逾四十時伯父年八
十有五因問曾記此樹否據稱總角時見樹身中
裂分爲兩股後爲東莊王某伐去取以炊其聲如
爆家人皆病王某懼遂送還故處嗣是鄰里皆鑑
王之失不敢動移後經大雨隨水冲逸不知所之
而徐公之遺跡以沒余退而識之旣而嘆曰嘗閱
明太祖紀見洪武二年立功臣廟徐公居首是開
國元勳也余先人嘗前明時享二百七十餘年太

平之福固太祖撥亂反治之力而徐公汗馬功德
亦不可忘是樹也亦召公之甘棠也吾鄉人皆愛
之護之勿翦勿伐故歷三百餘年至康熙末而老
幹猶有存者今乃終不免摧殘剝落以至於無耶
爲太息者久之因思吾鉅古蹟如城北搬罾口舊
名爲彭王釣澤是彭越初起時聚衆處也東南昌
邑故城有四知臺是楊震郤金處也皆於史載之
而吾鄉爲徐公駐兵處則明史無文意史第記其
征討諸大事而駐兵之處固不能悉紀也然父老
所傳既彰彰如是而掛甲樹又吾伯父所親見者

則其故事確乎可信余恐其久而失傳也故特爲
之記使居此里者知營名所自來而吾亦藉以伸
吾景慕之意云

火神廟碑記　　邑舉人　軒轅華南

邑延熙門外張度有　火神眞君廟由來舊矣於
方位屬離於四序屬夏肖像而崇祀焉所以肇一
邑之文明而報粒食之功德也顧建置之始只有
正殿而無兩配較他廟規模不無稍隘繼復頹敝
相承自漢陽朱公諱錐重修正殿他皆未遑而去
數年來屢議增置而憚於貲力輒報罷善士姚鋑

嶺等首先倡念糾約同志會社募化而四方之善男信女破慳吝喜檀施者翕然雲集爰是聚貲分理購良材堅麗丹青髹堊之屬諏吉命匠不數月而竟厥工入斯廟者僉謂規模宏厰炳炳烺烺火德之崇報於茲既觀鉅文明其丕著乎因相與議勒貞珉以志不朽其捐貲姓名例書碑陰亦以冀後人有作勿替此志也云爾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日立

永豐塔記新增

巡撫伊江阿

按說文無塔字而梵言則名塔曰窣堵坡昔周穆

王身遊大夏有佛告禮塔之語知秦漢以前已有塔字然塔必因寺得名鉅野文廟南有古塔一座向名永豐而古刹已不仍其舊亦不詳建置年月邑人傳爲唐代所建歷年久遠甎石爲風雨剝蝕丁巳戊午兩年曹工漫口予數往來其地見塔甎殘缺屬邑令陳君震修葺之不果旋調闈差試用舒君元煒攝鉅篆集邑中紳士募修之踰月工竣請予作記以垂久遠予思是塔謂建於唐代乃通志邑志俱無攷又無塔銘與碑碣可據然我攷之古而有可確証其爲唐建者蓋釋教至唐而盛嘗

時郡邑大招提悉賜額勅牒募建佛塔釋典載仁壽二年勅天下大州一百處置舍利塔唐書太宗紀亦載復立浮圖之說義取奉佛護國貯經典藏舍利也或曰唐惟貞觀三年浮圖爲死兵者建慈恩寺塔爲元奘藏經建法源寺塔史思明降唐爲肅宗建外此大約皆由募建此塔東有佛龕周石鐫佛旁刻信士姓名與募建義合我想唐祚二百八十餘年於六朝五代間享國最久是時朝廷崇尚佛老百姓富庶踴躍圖功不惜金錢佛塔告成題名蘭若或以歲時豐稔合境充盈野老郵氓釀

金建塔用以祈年義取此乎但佛塔或七級九級
至十三級不等五級者謂之錐子恒不多見此塔
獨存五級邑人以爲代經河患没入地者二級按
宋太平興國與天禧間史載河决滑州經澶濮曹
濟諸境鉅野實當其衝且歷考前人紀載鉅野自
宋太宗及至元之初凡四被河患而邑乘載至正
八年河决陷濟寗路則又增而爲五陵谷變遷滄
桑屢易二級之没入地中理或有之且塔上刻佛
原取尊崇之義未有龕佛於下者今最下一級龕
中俱有石刻佛像則其下之必有二級無疑大凡

物之廢興成毀自有定數是塔既修之後我不敢必其屹然長峙再能如唐代迄今之久然因此舉而援古以証之勒石以記之以爲後來攷古之一助亦未始非重修此塔之力也

重修書院記 新增

邑宰 王朝恩

邑有近聖書院載在志乘由來已久其踵而成之者康熙五十年前邑宰章公也逮嘉慶庚午壬申朝恩兩任茲篆遂謀於邑紳士捐俸重修敦請山長錄內外課生童佐以膏火絃誦其中一時彬彬稱盛焉顧有其始者或難爲繼諸生請勒石以垂

永久庶百餘年墜緒藉以觀成自後髦秀之選羣
然嚮風務皆植品立學以爲
盛世之先資拜獻未可限量抑非獨爲邑士勸也後
之宰斯邑者勿替前規竭力以宏善舉卽不佞亦
與有榮施焉

重修大寺記

邑宰 進士 王發越

天下無不可成之功而畏葸者咸阻於始念天下
無不可卒之業而怠惰者多廢於半途故有非常
之舉必待其人而後興大則盤根錯節小則修廢
舉墜非有志者不能勝厥任也本邑城東南隅有

大寺一所掃讀殘碑自前明永樂初年規模宏厰法相莊嚴蓋邑中一大梵宇也唯歷年久遠漸就頹圮雖樂善之人每因功程浩大不敢輕舉以故棟折榱崩破敗幾不可收拾甲午夏適有江南苗道人者名世樂雲栖於此慨然以修復自任予始聞之疑且笑曰彼何人斯焉能發此大願不過藉以漁利耳乃道人晝夜募化不辭勞瘁未幾而偏殿告成矣又未幾而正殿重新矣予方洒然異之因爲捐廉購金裝佛助其功以成其志又逾年而東西兩廊山門垣墻次第畢舉統計前後所費不

下千金而道人以一身募化沐雨櫛風集腋成裘建此大功吁異哉以數百年巳廢之工程他人所望而却步者道人竟毅然任之而不辭非有志者能若是耶予因爲之文以記其始末庶後人聞風而起知天下之功業無不可成就而退葸自甘者亦可赧然愧奮然興矣是爲記江右舉人張繼孟書丹道光十六年孟秋立

續修金山廟宇記　　知縣　王發越

天下雖有秀靈之境而林泉闃淡無以點綴其間名山亦爲之減色天下雖有壯麗之觀而風雨剝

蝕無以振興於後路人亦爲之動心金山據鉅野
之東南綿亘不下數里而邱壑起伏蔚然深秀若
畫圖然山上舊有　碧霞元君殿山半有金嶺書
院　文昌閣諸鉅觀此外亭榭高下掩映於翠柏
丹崖間者不一而足邑士女及隣境善信每逢三
月會期於此祈福車馬輻輳誠邑中一大勝境也惟
歷年久遠廟宇不無殘廢且創始多畧亦有缺而
未舉之工道光四年間知鉅野縣事　厚菴劉公
慨然興復九年春河帥　嚴公小農先生因其老
封君曾任斯邑首先捐廉紳士六安州分州王璘

及監生魏光縉解峻魏光緒等醵金庀材董理其事各處粘修並倣太山規模於絕頂建玉皇閣三楹憑欄遠眺萬象羅列金山更爲壯觀矣余於道光壬辰秋由淸平調任此邦暇輒登臨歲每二三至焉見山門外舊有觀音閣一座疊石爲壁矗立雲端近年漸就鼓裂過其下者皆凜凜然有懼心方欲設法興修適分州王公時解組家居囑同事監生魏光縉解峻魏光緒等捐貲募化先建觀稼亭於山阿遂鳩工接修此閣下因故址上層以磚易石取其輕而固也工峻後望之巍然特

峙與玉皇閣上下遥相對照若弟子拱立於師側焉丁酉春余調署膠西時王公已歸道山其子方塀猶子文生方堉同首事魏光緒等欲勒石以垂永久余因爲序其巔末庶幾後之君子登斯山者慨然念興創之維艱勝地之難得及時葺補因地增修俾無損壞以妥靈祇以壯觀瞻非特金山之幸誠鉅邑之幸也是爲記宗聖六十九代四氏學生員武城曾毓墉書丹道光十七年丁酉仲春立

重修金山文昌閣記

邑廩生卞敦本

世皆謂　帝君聲靈赫奕顯福報於文章而不知其輔元開化所以司科名而掌祿籍者則以文章爲標忠孝爲本考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梓潼縣神張姓其先越鄗人因報母讐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是　帝君一大忠臣孝子也觀救刼經丹桂籍救世文鱣壇語錄及陰隲感應諸篇所以現身說法垂訓人間者無一不本於忠孝而孝經六章尤與孔子孝經十八章相發明古稱　文昌先天之孔子孔子後天之　文昌非無謂也金山爲吾邑巨鎭上有碧霞元君行宮其西

係舊有　文昌廟嗣經前邑進士魏君起睿解君灼等改修爲　文昌閣額其門曰金嶺書院乃歷年久遠棟宇頹圮呾經魏君鈞監生王君悅峯解君峻等協力續修適魏君鈞遊歸道山而其弟幹與悅峯之喆嗣名璘洵諸生周人龢金董理以經其事門牆宮閣視昔加隆益奎樓塾房由椒廟觀稼亭演劇樓亦皆次第落成且解君峻等又植柏樹數株以資庇蔭而壯觀瞻此固合兩世之擘畫萃十餘稔之經營而後能成此鉅觀也於戲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而魏君

王君鏡君諸善士獨能殫精竭力續成先人未竟之志是有合於宣聖孝經之旨即隱符乎　文昌教孝之心而科名祿籍或於其身或其子孫可於此卜之矣吾竊怪世之冀科名希祿籍者第沾沾以帖括爲能揣摩爲事求僥倖於有司之繩尺試反諸身於二人之前果能承其志而無愧於心否耶嗚呼聞三子之風當亦憬然於　帝君之職掌文衡黜陟進退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庠生曾毓墉書丹道光十七年丁酉季夏立